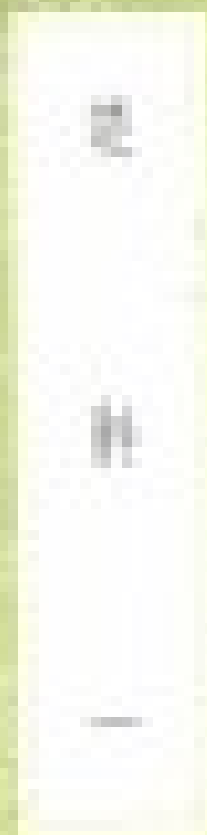


楚

辭

一





楚

辭

一

劉向
王逸
章句
編集

中
華
書
局

楚

辭

二

王劉
逸向
章編
句集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楚

辭二册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此據湖北叢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楚辭

楚辭序

梓楚辭十七卷。其前十五卷。爲漢中壘校尉劉向編集。尊屈原離騷爲經。而以原別撰九歌等章。及宋玉景差賈誼淮南東方嚴忌王褒諸子。凡有推佐原意而循其調者爲傳。其十六卷。則中壘所撰九歎。以自見其意。前後皆王逸通故爲章句。最後卷則逸所撰九思。以附於中壘者也。蓋太史公悲屈子之忠。而大其志。以爲可與日月爭光。至取其好色不淫。怨誹不亂。足以兼國風小雅。而班固氏乃疑其論之過。而謂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譏賊。強非其人。忿懣不容。沈江而死。自太史公與班固氏之論狎出。而後世中庸之士。垂裾拖紳。以談性命者。意不能盡滿於原。而志士仁人。發於性而束於事。其感慨不平之衷。無所之。則益悲原之值。而深乎其咏。故其人而楚。則楚之。或其人非楚而辭則楚。其辭非楚而旨則楚。如劉氏集而王氏注者比比也。夫以班固之自異於太史公。大要欲求是其見所謂屈信龍蛇而已。卒不敢低昂其文。而美之曰。弘博麗雅。爲詞賦宗。然中庸之士。相率而疑其所謂經者。蓋其言曰。孔子刪諸國風。比於雅頌。析兩曜之精而五之。此何以稱哉。是不然也。孔子嘗欲放鄭聲矣。又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至刪詩而不能盡黜鄭衛。今學士大夫。童習而垂白不敢廢。以爲孔子獨廢楚。夫孔子而廢

Ku 761/01

楚欲斥其僭王則可。然何至脂轍方城之內哉。夫亦以筵簞妖淫之俗。嚙緩其文。而侏馱其音。爲不足被金石也。藉令屈原及孔子時。所謂離騷者。縱不敢方響清廟。亦何遽出齊秦二風下哉。孔子不云乎。詩可以興。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乎鳥獸草木之名。以此而等屈氏。何忝也。是故孔子而不遇屈氏。則已。孔子而遇屈氏。而必採而列之楚風。夫庶幾屈氏者。宋玉也。蓋不佞之言曰。班固得屈氏之顯者也。而迷於隱。故輕誕。中壘王逸得屈氏之隱者也。而醉於顯。故輕擬。夫輕擬之與輕誕。其失等也。然則爲屈氏宗者。太史公而已矣。吾友豫章宗人用晦得宋楚辭善本。梓而見屬爲序。豈亦有感於屈氏中壘之意乎哉。明興人主方篤親親右文之化。公卿大夫脩業而息之。無庸於深長思者。用晦卽不能默默。亦推所謂雅頌而廣之爾。是則不佞所爲鼓意也。璚琊王世貞撰。

史記列傳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開入則與王圖

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

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屬音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

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

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

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

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聞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

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

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

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濯音濁，淖音鬧，汙音蟬蛻於濁穢，

稅又他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皜音自若，反泥音泥，滓音滓。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

也。屈平既細，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

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句音蓋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于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穉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與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

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醑？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汶汶音門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蠱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陶兮窈窕，胸音孔靜幽墨，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刳方以爲圓兮，常度未替，剗音五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曠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凰在笱兮，雞雉翔舞，笱音奴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吾所臧，羌音任

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逸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潛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吟恆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驪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汨音覓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史記屈原賈誼周傳

班固序曰：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敍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

謂兼之矣。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二姚有娥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採經書傳記本文，以爲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遺愛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昏，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

劉勰辨騷曰：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以軒蓋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

才王逸以爲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風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體。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鑑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美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弊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歡。荒淫之意也。擿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以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游天問。瓊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任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自九懷已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依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

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志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阿可以驅辭力。歛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讚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錙毫。

楚辭疑字直音補

墜與攪同 纒史 泥蒸 澆要 搥藍覽二音 變瓊 筵亭 寧寧 腓腓 悵悵 蟻蟻

右一卷

頊殷田二音 枹孚 憺淡詹二音 焮標 櫪櫪 沅元阮二音 陴裴 澄澄 榜榜 裸裸 條叔 朝舟 伍與低同

右二卷

脛僻 營營 尻與居同 辨與辨同 泉洗 貶其 彈畢 龔龔 螢葉 鏡勒 琬琬 豨豨 鯢與鯢同 掩與掩同

右三卷

肱尤。

替茂。

螫齏。

儻壇旦。

招招超。

絳卦。

漆同與洩。

沟卓勾。

拊同與析。

倫倫。

僑嬌。

崑歪。

笄奴。

還同與迓。

娛希。

泝夫扶。

轉團。

宵忽。

礧咳。

滴決聿。

右四卷

沆抗。

漚蘊。

澠骨。

滑滑骨。

頰娉。

腕免而。

矐儻。

媮倫。

遼綽。

戮缺。

右五卷

喔握。

咿伊。

右六卷

盱敢紉。

醺師。

榘意。

右七卷